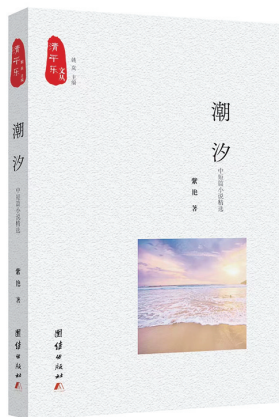


个人生存境遇的体验式书写

——序紫艳中短篇小说集《潮汐》

姚岚



《潮汐》
紫艳 著
团结出版社

四年前的一天,紫艳带了几篇小说稿,找到纺织南路市文联小楼,进了三楼我的办公室。她标致文静,年龄与我相仿,但却显得拘谨而羞涩。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则是她的小说《二娘》,原标题是“石女”。老实说,首先是题目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,而后引起我的高度重视,却是因为这篇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成功。

《二娘》先是在内刊《振风》上露面,后来又被《清明》公开首发。这给她以极大的鼓舞,从此,她常常夜不能寐,挑灯夜战,中短篇小说一个接一个出现。两三年时间,我们欣喜地目睹着她的勤奋和成长。

紫艳祖籍安徽宿松,出生于江西彭泽。江西人杰地灵,历史上文人辈出,陶渊明、晏殊、欧阳修、王安石……中小学教材里一个个闪光的姓名深深扎根在她的心里,孕育着她的文学之梦,恋爱、成家之后,这一梦想被生存的琐屑暂时封堵着。她与丈夫一起搏击商海,靠勤劳的双手努力创造着物质财富,同时也积累了丰厚的人生阅历、文学养分,这保证了她在有了充裕的积累之后能从容地构筑自己的“文学殿堂”。小说创作最需要的就是阅历和想象。

《潮汐》这部小说集里选了10个中短篇小说,从乡村到城市,紫艳有选择性地描述着她熟悉的领域。她的小说一如她的为人,温和而细腻。紫艳善于捕捉生活细节,擅长生活描述,文笔优美而细致,且善于强化地域的陌生感,给自己的文章打上独特的标识,并以自己的眼光来审视和改造,完成人物的再创造。无论是《二娘》还是《黄梅调》《上海潮汐》《陪产》,莫不如此。

文学就是“人学”。一篇成功的小

说,往往就在于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。《二娘》就是塑造了一个独特而鲜活的农村妇女,丰富了浩如烟海的文学殿堂里的女性形象。二娘因自身身体原因不能生育,却一直乐观、直爽、善良、泼辣,我行我素,敢爱敢恨。为了弥补自己不能生育的缺陷,也为了慰藉自己缺儿少女的孤独,她一而再再而三地结拜干儿子,到了老年居然还再婚……也因此引出许多不怀好意的猜测和误解。但二娘个性泼辣、大胆,认定了的事,从来不因人言而畏畏缩缩。这个形象既有着她突出的个人品质和人生遭际的个体特征,也在一定程度上囊括了过去几十年间农村妇女的诸多共性。作者以第一人称流畅而圆满地完成了这个形象的塑造,通篇故事在优美的叙述中让人感到十分真切可信。

《潮汐》中有许多篇目叙述由乡村转向城市、由小农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发展变革中,不甘于贫穷的弄潮儿们在商海的拼搏与沉浮。紫艳以其自身的真切体验,向读者展示了商海中一个个悲喜交加的故事。紫艳不同于其他作家,她的优势就在于,她所叙述的故事往往是自己的经历或是她熟悉的朋友所经历的,她有着强烈的感受,并想把她诉诸笔端。这些故事的地域跨度也很大,有的发生在皖西南小城镇,有的发生在大上海。紫艳很善良,这点从她笔端的主人公身上也看得出来。二娘自不必说,其他几篇里也是这样。即使如《上海潮汐》里坑害了“我”家的“齐辉”,也有他值得称道的个人品质。个体的人总是摆脱不了时代的洪流。作为一个作家,紫艳是传统的,也是清醒的,她看到了时代的进步,社会的发展,生活的美好,并在她的笔下反映着且讴歌着这一份美好。

对一个作家来说,能抓住社会道德的主流,并在作品中艺术化地表现它,这是最值得称道的。

作家的写作必然有自己的道德取向。在繁复混乱的生活表面做出自己的“发现”。挖掘出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,并用小说的方式来呈现它、确认它、强化它。小说到这个层面就够了。而认知和思考,则是读者的事。小说是需要设计的,高手往往能设计得了无痕迹且让人感觉结构奇巧、自如、完美,直到读到结尾,才恍然大悟:原来如此。如果从这些上衡量,紫艳的小说创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

文学创作是一盘美味。激情,是它的燃气,是它的火,是它的电,是它的太阳能。没有火没有电,是烹制不出美味佳肴的。紫艳就有着这样的创作激情。一旦进入了创作状态,她就吃不好睡不好,连日带夜,老公女儿看到她“神神叨叨”的,生怕打扰了她。而一周或十天半月后,她就发一篇小说给我们看。那份收获的喜悦,感染着我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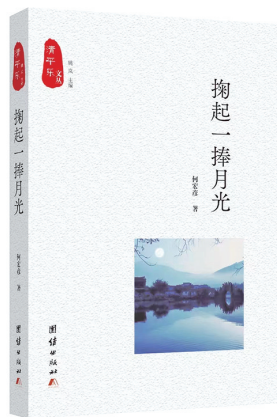
我认识紫艳才四年光景,我目睹了她在攀登文学殿堂征途中的每一步付出,她的苦恼和坚持,她在喧嚣而繁杂的时代里,在大半生为生存打拼之后能有如此顽强的精神追求,实乃我辈应该大力扶持、提倡和学习的。

是为序。

沉底的思想

——何宏彦文集《掬起一捧月光》序

何诚斌



《掬起一捧月光》
何宏彦 著
团结出版社

何宏彦笔下的丰和冲,有老油坊、老堂轩,有石碓、瓦窑,更有许多童年记忆及相关的人间烟火和种种乡野风俗之事,让人读了或喟叹唏嘘,或啧啧称趣。

何宏彦是一名教了几十年书的乡镇初中老师,性格耿直。他在2014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《敲着碗唱歌》之前,将文稿发给了我,我建议他用《深刻在灵魂里的脚印》这篇文章的标题做书名,他没有采纳。或许,他认为大雅即大俗,大俗即大雅吧。数十年来,宏彦的《敲着碗唱歌》仿佛就在嘴边,可随时随地说出来。

宏彦的文字,自抒性灵,叙述老道,少斧凿痕,读来颇见功底、见真面目、真性情。他写作非常节制,这么多年过去,才有十多万字的第二部文集结集出版。行年五十及往后岁月,著文靠的不是才气,而是阅历和识见。笔老则简,厚积薄发。人生际遇,“五十”有天命之意,人伦物理中多了一种悲悯情怀与坦荡通达的愿力。意识与思想的流动,月光,蔷薇,冬菊,草原,物我之间,是诗思与哲理的交替,不仅有意象之美,还有“思入风云变态中”的沉郁之气。宏彦敢于批评,这是他的个性所张扬的仗义执言的精神,蕴含了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,参与意识;这也是一种醒悟的人生态度,有人用嘴巴宣泄,而他的笔直指灵魂的追问。他发表于《安庆日报》副刊上的随笔,言辞犀利,且字字句句均有现实逻辑的支撑,以致他的批评散发出理性色彩。理性,不为自己说道理,反思自己的道理是否自以为是;理性,不迷信别人说的道理,怀疑别人的道理是否自圆其说。理性的批评,是尽量不带偏见的,更是当今稀缺良知的代表。

宏彦在《沉到底》一文中说:“沉到底,能够感知卑微、体察弱小,深沉的心灵才不会浅薄!”我读这篇文章,想起陆机在《文赋》中的一句话:“言恢之而弥广,思按之而愈深。”他的“打开天窗说亮话”篇,当是这种价值取向吧。在“行走安庆”篇若干文章中,也有思考的深度或深度的思考,如他在《雨后独秀山》中写道:“造化叠出来的独秀山,不需要神话,甚至都无须想象!山本身没有传统与现代,但山的表达却可以前无古人……”他参物观照,获得比启示更高的体认,物我关系更加

紧密了。草木鸣于风挠,而丰和冲的天籁之音沛乎心灵,随物赋形成声,或豪放,或婉约,或飘逸,或旷达。

宏彦说自己写作是非功利的,他还坦承自己写不出传世之作,而写作过程的快乐也是短暂的。正因如此,时间对灵魂的冲洗,文字内蕴的情思,以一种下沉的方式表达,静水深流,时而冒个大泡,甚至突然掀起一个漩涡,也是很惊人的。如《今夜,掬起一捧月光》荣获安徽省第三届校园读书创作活动一等奖,就属于此类情形。中学语文老师,因中、高考作文的方向性诱导,定势思维处置“意在笔先”,难免使表达方式程式化,我见过不少将议论文的说教,轻易转化为励志文炖鸡汤的套路,而宏彦能够克服教习学生作文的影响,回归散文语言和审美,参加校园读书创作活动,不完全是为了“应征”之需,却抱奖而归,其幸矣,语文亦幸矣!

在我看来,宏彦的一些文章会有生命力的,例如《江家嘴民族村初探》一文不仅有文献价值,并且有笔有文,在富于张力的结构上,调配有色彩、有温度的语言;闲散之笔营造张力,而生动的句型起到了优化语意的作用。还有写雷埠、海螺、独秀山、天柱山、小龙山等文章,也都有别具只眼的发现及灵心妙趣的转化,使得语言、思维和想象力不再是抽象的脱离世界的东西,而是在事与境的转变过程中层次性地延展,文外有文,思想呼吸其间。

节制的写作,是一种爱得深沉,一种沉到底的矜持,正如宏彦老师在《我的文学缘》中的心声流露:“当下,尽管功利将文学排挤到生活的边缘,文字的廉价也让人难以坚持,但文字的奇妙总是让人陶醉。我在物质生活方面没有过高的要求,唯创作上永不满足……”

